



金圓券能否福國利民

張國燾

中國這個貧窮國家，經過八年抗戰，現在又遭受着共黨叛亂的嚴重戰禍，通貨膨脹愈演愈烈，這自然是難以避免的災害。在戰禍幣災雙重壓力之下，經濟秩序，行政效率和社會道德破壞無遺；恰於此時，希望政府忽然來個精彩表演，頒佈一套盡善盡美的改革幣制辦法，一切準備完善，條件具備，實行起來又不折不扣，毫無走樣或偏差，這未免過於奢望。政府本月二十日毅然決然公佈幣制改革辦法，這不失為一個明智果敢的舉動。此時改革幣制確是一切改革的開始；通貨膨脹，法幣貶值，物價狂漲，國家和人民同受其害，除少數投機者外，無人不痛心疾首；幣制改革確是最重要的着棋，實行地並不能就此解除國家困難，人民疾苦。必須認識的是國家急需一連串的改革，幣制改革是首先要做到的，做到這個，才能談到其他的改革。改革途程中的困難是多端的和重大的；希望政府堅持改革，力求貫徹，不可虎頭蛇尾；國人尤應竭誠支持，不可以私害公。果能如此，等於從黑暗中發現了光明。

這幾天無人不談論金圓券，各人腦子裏，充滿了問題。金圓券發行能公開麼？準備金充足麼？政府能維持信用麼？政府收支能平衡麼？富有者會將金銀外幣去兌換金圓券麼？外匯資金能登記管理麼？物價能為有效的管制麼？戰事演變如何？美援運用如何？能借到外債麼？薪給凍結的結果如何？經濟秩序物價平衡能有所改善麼？政治能澄清麼？人們想到這些問題，不免採取觀望態度。悲觀論者就說改革幣制至少有三種好處：銀行小姐可以少畫○○，少數鈔票；人民口袋中鈔票減少了，免去許多麻煩；政府印鈔費運鈔費可呈減少。即使上述這些好處也不是值不得一說的；就金圓券本身而論，乘此改革時機，改用金本位，這算是進步；如果幣制能夠穩定的話，從各地以金條外幣米糧銀元做計算標準的混亂狀況下，有了一個金圓券的統一計算單位，這可說是大進步。改革幣制的要點，當然是如何穩定新幣制，重建經濟秩序，政府頒佈命令的着重點在這裏，國人疑懼的也在這裏，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不知有多少事情與幣制改革是血肉相聯的，祇須提到幾件比較重大的事情，就可以使人頭痛，對於這種刻不容緩的要做大事，不能說說就完了，應當

勇敢的同時改革。為政者往往過分重視政治權力，以為祇要嚴令施行，就可解決許多困難問題；對經濟問題，也以為祇須嚴行管制就可收效。其實一般說來政令的效力是有限的，關係各人切身利益的經濟事務，尤難強制執行。不但人民經濟活動不易管制，國外勢力如香港市場的影響，國內叛亂勢力如共產黨的破壞，也防不勝防。多年來管制經濟平抑物價辦法不能收效，一面由於辦法繁複紛歧，一面由於管制機構缺乏效率。落後的農業國家既不能產生有效的管制，也不能有有效的管制機構。管制的條件根本不具備而過分倚賴管制這就是歷年來管制不能收效而且弊端百出的原因所在。須知經濟問題主要須用經濟措施和經濟力量來解決；政治管制力祇能看作一種發動和輔助的力量，審慎運用才行；這是為政者應當牢記在心頭的。如果過分倚賴政府管制力來維持新幣制，必然要遇到挫折；祇有主要倚賴適當的經濟措施來維持新幣制，才是辦法。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就可進而探討那些經濟措施是與改革幣制血肉相聯，必須採取適當步驟立刻實行起來。

留心經濟的人們，都知道資金外流，游資作祟是極端嚴重的現狀；政府歷來針對這現狀所採取的步驟，都是治標的，收效甚為微暫。目前生產萎縮相當嚴重，停工減產，無人投資建築事業，也無人投資農田水利，因為這些都是不安全又蝕本的生意。在此情況下，資金大量外流，游資不是買賣金鈔，就是囤積投機，放高利貸，因為這些都是賺錢的買賣。有錢能使鬼推磨，不是任何法令可以阻擋得住的。正本清源的辦法祇有獎勵生產。保障生產安全，貸款獎勵生產，嚴禁高利貸，抑低利息和匯水，提高生產利潤，便利生產器材和原料的輸入，便利商貨運輸，廢除低價收買成品，原料及輸出品，及一切妨礙生產的管制辦法，簡化手續，清除積弊，實行保護民族工業等等；都是獎勵生產的必需要辦法。這一類獎勵生產的具體辦法，必須大胆和認真的施行起來，增產才有希望。資金有了正常出路，就不會外流和作祟了。生產增加了，一連串的國計民生問題也就有辦法了。上述這些獎勵生產政策的實行，有些須用政治力量，有些需要外匯和國家銀行的低利借貸。錢是要用的，看用在什麼地方，別的錢



幣制改革及其效果

劉潤田

全國人民非常關懷改革幣制的謎題，本月十九日由「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完全指示牠的內容。茲分述如下：

第一、改革幣制 自命令頒佈起，以「金圓」代替「法幣」。規定每一金圓含純金零點二二二一七公分，但不鑄硬幣，只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十足流通行使」。至於輔幣，以銅、銀、鎳分別鑄造，同時也發行金圓券。自即日起，法幣按三百萬元換一金圓券（東北流通券按卅萬元折一金圓券）的比率收回，兌換期限至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止。另外台幣新幣以情形特殊由行政院另案辦理。（金圓券一圓折合台灣銀行銀券一千八百三十五元，已由行政院分令財政部、中央銀行及台灣省政府遵照辦理。以後非經行政院核准，不得任意變更。）金圓券的發行額，規定為二十億元，準備現金（黃金、白銀及外匯）法定佔百份之四十，即八億圓（或二億美元），另外百分之六十為國營資產，共計總數為五億美元，其發行準備之檢查保護，則設置「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辦理之。該會按月將檢查結果，公告全國。至於發行最高額限定為廿億圓，據財政部王部長發表談話說：「與戰前之發行額十四五億元相較，戰前國幣對美元三比一，今後金圓券對美元四比一，故實際發行額殆與戰前相等。」

第二、收兌金銀外幣 依第二個辦法：「即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規定「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在中華民國境內禁止流通買賣或持有」（第二條）。同時，有第三個辦法，即「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此兩辦法除了明令公布黃金白銀及外幣國有外，並涉及國人在外資產的調查與登記。其詳細規定為：所有黃金白銀外匯的持有人應於九月三十日以後，兌換金圓券，黃金為每市兩兌二百圓，白銀每市兩三圓，舊銀幣每枚二圓，美鈔每元兌金圓四圓。另按志願折購三十六年的美金公債，或以原幣移存於中央銀行。關於登記外匯資產方面的規定是：已存放在國外的資產應於年內申報，移存於中央銀行及其委託之銀行，違反者處以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京、滬、津、穗、漢各大都會成立人民外匯資產申報登記指導委員會辦理之。

第三、整理財政及加強經濟管制 關於財政可平衡預算與平衡國際收支兩方面，但都以增加收入緊縮支出為主旨。在歲入方面規定切實增進各種稅收，按戰前標準調整稅額，並提高奢侈品的稅率；國營公用及交通事業按戰前收

費標準調整之以求自給；儘速拋售剩餘物資及接收物資；節省浪費，裁汰冗員。收支不足部份，約佔百分之三十，擬運用美援及金圓公債抵補。在國際收支方面則盡量運用人民所有之黃金外匯，並獎勵輸出與僑匯，以求外匯之增加。關於經濟管制方面則有：自第七季起減少輸入限額，限定物價依照八月十九日各地物品價格折合金圓，實施倉庫檢查登記進出貨品，並禁絕報紙通訊稿及其他印刷物記載金銀外匯及各種日用品之黑市價格。廢除生活指數發薪辦法，公教人員待遇，以四十元為基礎實發金圓券，超過部份三百元以內者二折，超過三百元者一折，士兵待遇則按戰前基礎實發。對民生日用品之產銷供應，金融業務的管理，抑低利率及匯水，取締投機囤積，非法管理之懲處辦法等等，多是舊調重彈。關於管制機構，從新成立經濟管制委員會，在國內重要都市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目前設立者有上海、廣州、天津三督導區。

這一次改革的效果如何，目前還難言之過早，不過它不是萬應靈丹是可以相信的。即便能抑止住瘋狂上漲的物價於一時，予人民以喘息的機會，但經濟生活的導入常軌還待政府再度的努力。茲就其優劣點批評如下：

一、本位確定了 在這次改革之前，很多人提出採用銀本位的要求，認為那樣切合目前社會的需要，但他們並未考慮到我國既不產銀又不產金，不能採用銀本位就不能用金本位一樣。這次採用的虛金本位制，與美元聯繫，雖然還是以紙易紙，無論如何在幣制上已能應合世界潮流。

二、發行準備及數額確定了 這次規定以百分之四十的金銀及外匯，百分之六十的有價證券及國有資產為準備，發行的總額則為二十億圓。發行有了限制，幣值當然容易穩定，並且由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負責檢查、保管與公布，這樣當然容易昭信於人民，使人民在心理上得到若干安定。

三、稅收可以增加 廿六年戰事爆發以前，每月稅收都在七千萬元以上，按目前物價指數計算，應為三百萬億元，可是目前的稅收只有幾十萬億元，不及戰前的十分之一。幣制改革後，稅率依戰前標準調整，官方估計關稅全年收入為金圓四億八千萬圓，貨物稅七億圓，直接稅三億六千萬圓，鹽稅三億二千萬圓，其他各稅連國營事業盈餘收入等共二億圓，雖較實際支出的三十六億圓相差尚遠，但較諸改革前的稅收則大大的增加了。

以上三項可說是幣制改革的益處。以下各點是改革方案中的漏洞：

一、對有錢人過份優待 關於這問題我們又可分四點來說：第一、法幣的無限制兌換，使既得階級不受一些損失，社會財富再分配也無從談起。第二、黃金美鈔的價格，竟高出了黑市價格，它們的持有人當然是巨商豪富，如此「改革」無異是替富人製造發財的機會。相反的對銀圓的持有者則過分刻薄，就上海一地而言，八月十九日的銀圓已近八百萬，而官價却釘住在六百萬上，它們的持有者，都是農民、工人或公務人員，如此他們倒吃了改革的虧。第三、在收兌金銀與外幣方面，只有過期沒收的空泛規定，必不能強迫大戶實行，在登記和管理存款方面，也僅是乞憐式的勸導，並不能做到一般所希望的徵用國外存款。第四、依「大公報」論記載，在改革令頒佈前，有人收買美金公債，大發橫財（我們知道，改革前，美金公債每元只值四十七萬餘元，改革後提高為一千二百萬元）。

二、公教人員未獲實惠 新幣改革之後，按照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士兵薪餉副食皆依戰前標準發給，如月餉八元則相當法幣二千四百萬元，與目前數百萬元相較增加甚多。但公教人員的待遇以基數規定太低則未能使人滿意，如以月薪二百元計算，改革後僅拿七十二圓，合法幣二億一千六百萬元，合戰前三十六元，與從前依照生活指數計算所加有限，如果幣值得到穩定，公教人員亦不過依舊掙扎於飢寒線上，若果新津釘住後，而物價波動不已，則此輩生活實不堪設想，進而推測增進行政效率與杜絕貪污實不可能。

三、兌換時期過長 收兌金銀外幣限期在九月卅日以前，與登記國外資產延至本年底已嫌時間過長，好在該項資產不能在市面流通而直接影響物價上漲，而法幣兌換期限拖長三個月之久，則大有令人担憂處，蓋通貨流通速度與貨幣數量有關，自改革幣制辦法公佈後，實與增發大鈔無異，雖云設法限定價格，可是依過去教訓，限價政策實不能抑止狂漲的波瀾，況時期經過三個月，二者同時流通，雖云一方收兌，一方放出，然事實上恐難免有增發貨幣的弊端。

以上是笨笨大端，是從法令上推出的結果。由牠，我們有這一結論：自抗戰以後，政府每一設施，無不為富豪着想，而將一切重担，壓在大眾的肩上。這次幣制改革，還是愛護富豪，而任中等階級（公教人員在內）吃苦。此後戰費的籌措，如不由富豪負擔，則財政收支一定無法平衡，勢之所至，必轉而破壞金圓券的信用。到那階段，爆發的危機，將如火山地震，毀滅了現在的政權，並使全民族陷於極大的困苦中。

（上接第三頁）如有必要，就將一部份國營企業全部出賣或租賃，又復舊不可。出賣產業，中國人往往視為敗家子，但也不一概而論。出賣產業，用之徒供消耗是一回事，用之重建經濟秩序又是一回事。如果金幣穩定，生產有利可圖，賣給中國人固然可以，賣給外國人，或者暫時租讓給他們，也不會有什麼了不得的毛病。國人本其會受侵略的痛苦經驗，對於帝國主義和經濟侵略，頗具戒心。但是根本問題還是國家自強，人民振奮；果能如此，外力也就不必畏懼了。國人談到國營企業，恍惚這與民生主義發生了不得的關係。其實現有的國營企業須待改良之處甚多，那一個國營企業能夠經營得法？可說甚少甚少。就是有些國營企業能夠勉強支持的，不是靠官價外匯，就靠國庫補助，銀行借貸。國營企業，變成衙門，不計成本，不講效率，資金短缺，原料不足，工具失修，技術落後，形成不死不活的状态；那裏不是如此。國營企業變成了國營企業。如果從國營企業中讓出一部份給國內外資本經營，一面可以發生輸血作用，一面也可減少企業中的官僚作風，影響所及，可望恢復正常經營。因為現在國營難民生主義甚遠，實在用不着「衛道者」去做死文章。賣出或租讓一部國營企業來解決財政困難，比其他辦法為害較少；在幣值穩定的條件下，比較易於實行，同時對國營企業本身並無損害，因此事屬可行。如果政府能夠向外國獲得信用借款，那就更好了。

政府要做的事實在太多，自中央至鄉鎮，機關都應簡化或裁併，人員應裁減；各項事業費應增加，如教育，農田，水利，衛生，及國營實業等經費均應酌予增加。在實施金幣修訂預算之始，收支須全部調整並力求其平衡。有人過慮人員裁減了如何安插，頗傷腦筋。這個也是不能拖的問題，政府審顧暫時花費鉅額經費扶助他們轉業，決不可因循敷衍，否則中華民國真要變成中華官國了。

總之，一切不可專從解決國家緊急需要轉念頭，也要為國家和人民的長久福利着想；因此維持新幣值，須從重建經濟金融財政的新秩序中得來，決不能單從加強管制中得來。重建經濟新秩序，就是恢復正常經濟關係。維持新幣值是重建經濟新秩序的開始，重建經濟新秩序是維持新幣值的必要條件。經濟秩序增加，行政效率和社會道德又互相關聯，互為影響；有了經濟秩序，行政效率才能增加，積弊惡習也可逐漸剷除。因此金圓券實在是在這地地火中，決問題的鎖鑰，他可能將幸福帶給國家和人民。也許有人說：在遍地非如此，恐怕不可，如果談經濟秩序，這當然是具有重大困難，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非如此，金幣會變成果不如此努力的話，這當然是具有重大困難，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非如此，一般的人，這當然是具有重大困難，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非如此，可以妙手回春。秀才，這當然是具有重大困難，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非如此，秀才如果百折不回的力求改革，也許

誰是共和黨後的台老閣

趙克

在下次共和黨大會中，參加總統候選人競選的塔虎特、范登堡、史塔森們，都有富豪站在他們的後面，但那些富豪們的實力加起來，却敵不過標準石油（Standard Oil）和大通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的大老闆羅克斐勒（Rockefeller）。也為着這一原因，以羅氏為後台主人的杜威，遂取得了總統候選人的錦標。至於副總統候選人華倫（Earl Warren），係美國西部造船業家、石油業家、及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的寵兒。

也許由於上述的背景，共和黨的政綱，就內政而言，表現得極為反動：保護獨佔資本家的利益、壓迫工人、奴使黑人。對於外交政策，那完全拋棄孤立主義，贊成馬歇爾計劃，準備對蘇戰爭。勝利的杜威，在第一次新聞記者招待會中，還公開攻擊杜魯門政府援華的怠工。

共和黨的政治家們，從估斷美蘇難免一戰的前提出發，努力擴張軍備，引起軍火業家的高興。但他們却顧慮到勞動問題。如何應付那一問題，未來的共和黨政權與民主黨政府，有顯然的分野。那就是，民主黨多少採取改良主義，而共和黨則用手定被勞動團體咒為「奴工法律」之「塔虎特·哈特萊主義」（Taft-Hartleyism）。

在共和黨決定政綱中，最麻煩的，是對石油業的態度。以華倫為代表的加里福尼亞代表團，主張州管制油礦。這主張的目的，是要把

搶救後一代的教育

王小石

記得在勝利之初，當局提高教師待遇，高喊「教育第一」，力主「公教平等」；但為了復員支出的龐大，教育經費的增加只好落後一步，這時期眾認不會久長，至多再苦守一年半載，樂觀的氣氛依然充塞了教育界！不幸共產黨稱兵叛國，政府既全力從事戡亂，「教育第一」變了徒託空言，國庫應付漫無限制的軍事支出，已覺不勝重負，那裏還有餘力來顧及後一代的教育？教育部降為中央各部會最窮的機構，省市縣級教育同時淪為一籌莫展，喘息在高物價下的教育人員，待遇日趨菲薄，教育全部經費不足維持薪給預算，遑論其他的專業計劃。不容諱言的，戡亂三年來，「教育」早被認作「不急之需」，休想革新進步，單是保守已很不易，學校在裁併減級，一切設施也是因陋就簡，教師待遇豈止菲薄，還有欠薪可能，這樣吃不飽餓不死的飯碗，又時常被裁員被搶奪的危險，生活不安定，一切無保障，優秀的教師紛紛轉業了，濫竽充數的才混跡教育圈，少數以教育為終身職業者，目睹如此惡劣環境，也唯有深深嘆息。更有趣的，每逢暑假，全國的師範學校如期的製造出大批「師資」來，却無法替他們安排好「飯碗」的地方。更有大中學畢業後即告「失業」，也拚命的向這「教育圈」裏亂鑽，造成了「師資過剩」的畸形景象，相反的也就是說明了各級學校實在太少！少到一個什麼地步呢？且以全國「首善之區」的南京市來舉例吧：南京現有人口為一百二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四人（根據首都警察廳五月份統計，下同）；五歲至六歲應該進入幼稚園的兒童有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人，六歲至十二歲應該肄業小學的兒童有十二萬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十三歲至十五歲應該進入初中的兒童有六萬五千九百六十四人，十六歲至十八歲應該進入高中的學生有六萬七千三百二十人，十九歲起至二十五歲止需要接受大學教育的有十七萬四千一百五十一人。事實上，由於我國教育素來不發達，再加上十多年來戰爭的關係，這些兒童有的根本沒有受過教育，有的僅受小學或中學教育，教育程度愈深失學的比例愈大，南京市應受大學教育的是這百分之五的青年，還沒有完全就讀的機會，凡是有子弟有心投考大學的，便多有這種經驗！

公私立的大學不多，在教育不發達的中國，比較上威脅尚小；但目前初高中學校的缺少，已漸漸使南京市民大傷腦筋。做家長的誰不想自己的子弟稍有「出息」呢？要適應現代的中國，最低限度須要畢業高中。可是，投考之難，難於登天，錄取之渺茫，千中得一。每年暑假，有多少青年雖有志升學，家庭也有志栽培，但他們還是被摒棄在學校門牆之外。這種現象，先進英美諸國，甚至蘇俄日本，會不會有呢？更糟的是小學教育了，照理說，五歲至六歲應該進入幼稚園的有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人，六歲至十二歲應該肄業小學的有十二萬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在先進國家，小學是義務教育，所以不論家庭貧困與否，這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三個學齡兒童，南京市教育當局就應該想辦法，使他們一律受教育！不用說，這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所以現在有半數的學齡兒童，國家無力顧及他們，家庭無力栽培他們，而被摒棄在小學的門外，他們在終日嬉耍，或者幹着拾荒、賣報、乞討、做小販……等「生產工作」，可

石油管制權，由聯邦移於州政府，使石油業大王，易於獨佔那近代戰爭所不可缺的燃料——石油。

關於電力問題，在政綱委員會中也有爭論。開始有人提電力公有化，但經過代表農業家利益者的抗議，馬上變更內容，規定公有化是一個原則，但須便於內河航行及消除水災。

爲着房屋缺乏，共和黨的政綱規定聯邦政府協助州政府解決房荒。因爲各州建築業，可利用這一規定，得到利益。

從以上的要點看來，杜威是大資本家的政治家。所以，六月十九日專欄作家皮爾生(Dr. eu Pearson)寫道：「若使杜威進入白宮，他的財政政策，將受他的好朋友亞爾多利茲(Winthrop Aldrich)——大通銀行負責人和羅克斐勒族的人員——的支配。」至外交政策的顧問，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這位被稱爲未來共和黨政府的國務卿，是華爾街蘇利文(Sullivan)與克倫威爾(Cromwell)大公司的負責人。依左翼刊物的記述，他和美、德兩國的卡特爾素有往來，因此主張恢復德國以抗蘇聯。

總而言之，共和黨登台後，對內對外的設施，必有一番大改革。就中國而言，杜威的援華必較杜魯門積極。至於是否會對蘇聯攤牌，那還難說。



勝的利威

慘不可憐？還有一半的窮苦兒童，也苦不堪言。他們是應該「毫無問題」的完成小學教育的，可是因爲沒有「學校」，容留不了這麼多的「學生」，他們的「入學讀書」竟和「入社會求職」一般困難，他們中的百分之三十，比較是「幸運兒」，「捷足先登」的入了公立小學；還有百分之十呢，比較有錢，雖然不能進入「公立」，還可忍受「私立小學」的「敲榨」，化費了超過將近十倍的費用，進入了「私立」的；至於其餘的百分之六十呢，擠不進「公立」，又進不起「私立」，他們只好失學了，這是誰使他們失學的？

這百分之六十的失學兒童，他們的半數家長是「公教人員」，因爲南京是個「公教人員都市」，所以這情形更較其他都市特殊；想想看，公教人員替國家流盡了汗血，竟使他們的子弟無法求學，而且無法「求」的「國民義務教育」的「小學」，這是什麼話？所以，當前次大中學校「公費生」提出「要求喫飽」的問題時，也有人極力主張，政府當局應該改變政策，移取補助「大中學公費生」的經費，竭盡全力來發展「國民義務教育」；這理由，其實也是「退一步」的說法，連「國民義務教育」都無力普及的時候，何必再「奢侈」地去「栽培」一批「大人才」呢？但我的主張是，「國民義務教育」和「大中教育」皆不可偏廢，最根本的辦法，倒不是移取什麼大中學生的公費來補救「國民義務教育」，應該迫切呼籲政府當局，爲搶救後一代的教育着想，在戡亂的軍事預算下，節省一些下來，撥歸教育經費；要知戡亂雖是建國的基礎，但建國大業離開了教育，還有什麼顯著的成就呢？

更痛心的，教育當局爲了自己沒有力量普遍設立大中小學，也就格外的獎勵人民私立學校，而且還給予相當的方便和協助，教育當局的苦心，我們是瞭解的，獎勵私立，也就是間接減少了「學校荒」；不過，時至今日，爲教育而創辦學校的人很少，爲謀利而創辦學校的實多！許多私立學校的創辦者，是看準了目前的學校荒，乘此投機一下，他們的「動機」已很卑鄙，他們的「效果」不言可知，學校變成了「學店」，虛耗了家長們的金錢，虛耗了青年與兒童們的精神和時間，像這樣的私立學校，南京很多，上海也很多，其他各地不是沒有。神聖的教育被他們摧殘了，教育的基础也被他們毀傷了，關於此類投機性的學店，我們要呼籲教育當局，審缺毋濫，還是早些嚴格審查取締，免得多多遺害了我們的純潔青年，天真兒童！此外，教師待遇必須提高，至少提高到可以維持一家的簡單生活；教師解聘必須保障，短短一學期的生命，誰願盡心出力去幹教育？如果不能澈底剷除教育上的阻力，休想對教育有過高的期待。假使如此遷延下去，優良的教育幹部轉業了，優秀的師資也不會增加，教育崩潰的一天，豈是「軍事力量」所可挽救的？一個國家沒有了教育，即使有飛機大炮，能够永久維持得下去嗎？最後，教育界決不是救濟失業的大中學生的慈善機關，大中學學生所學習的各有專科，應該各展其所長，而不該向教育圈中亂鑽，反使真正受過師資訓練的人才，失去了他們施展抱負的場所！爲了要補救此一點，應該認清教育須聘用專才，尤其是最基礎的小學教師，絕對要選用師範畢業生，免得小學教育被「外行」所操縱，貽誤了我們年青的一代！中國教育已面臨最深的危機，都市教育已到了保守不能進取未可的地步，鄉村教育已到了支離破碎頻於毀滅的邊緣，再不從速搶救，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是一大片黑暗世界了！我們爲自己的子弟着想，爲後一代的青年着想，我們還能緘口無言保持沉默嗎？



「美國獨立宣言」的歷史

楚士譯

在費城 (Philadelphia) 一間緊靠着一個屋簷的小室中，一位青年坐在一張桌子面前在寫着，他的字跡寫得很細小，但却是強而有力。他所寫下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包含着真理。他是在寫着美國國會代表宣言。這青年的棕紅色的頭髮是潮濕的。六月的天氣雖然炎熱，但是他的內心却更熱。

「我們懷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不容否認的真理，這種真理便是：一切人都生而平等，……」年青的傑斐遜 (Jefferson) 知道有些人一定會嘲笑這種觀念，認為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有些人是殘廢者，有些人是正直而毫無缺陷；有些人異常愚笨，有些人却聰慧天賦。他也知道這些地方確是人各不同。但是一切人在上帝的眼裏是平等的，在法律之前是不平等的，對獲得機會的權利是平等的。

「……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他們具有天賦的某種不可讓與的權利，包括着生命、自由和快樂的追求。……」

傑斐遜熟讀了英倫洛克 (Locke) 的著作，且深受其影響。傑斐遜在蒙迪塞羅 (Monticello) 擁有財產，但是他知道人們並不是為財產而戰。科克 (Sir Edward Coke) 的思想移植到了美國，在羅哲威廉斯 (Roger Williams) 和威廉彭 (William Penn) 的言論與事業中長成濃蔭如蓋的大樹。

美人巴恩 (Thomas Paine) 適在當時寫了一本小冊子常識 (Common Sense)，鼓吹革命的時候業已到來。祇是經過短短六個星期的時間，這本小冊便風行全美各地，發生了宏大的影響。

在一兩星期前傑斐遜氏所寫的佛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的序文中，對喬治第三的虐政一字一句地指責。接着在獨立宣言中又似是一陣槍彈，痛加攻擊。

六月七日，僅在傑斐遜起草獨立宣言四天前，一位熱烈的佛吉尼亞的代表李氏 (Richard Henry Lee) 在國會中提出一個宣布獨立的議案：「美洲殖民地有權利獲得自由與獨立，應解除對英王的一切効忠，並且與英國間所有政治關係及隸屬關係均應完全取消。」由約翰·亞當斯附議。如這議案獲得通過，這便將構成了獨立的行動與事實

，結果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由傑斐遜執筆起草一篇正式的獨立宣言，傑斐遜的宣言便是把這個行動的理由向全世界解釋。

當傑斐遜完成其初稿後，便拿去和委員會中的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和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商討。但他們却並沒增減任何理想或加減任何一段，祇是偶而修改了一點語法或過激的情詞。

六月二十八日，宣言稿提出議會，靜待李氏的議案獲得通過，議會定期七月一日開會辯論。這是一個極炎熱的日子，上午九時，莊嚴的會場擠滿了服飾五顏六色的代表們，不斷地揮着汗。正當代表們爭辯時，那些領袖人從紐約疾馳來費城，送來一個不祥的消息，英軍威 (Horne) 將軍的紅衣軍的艦隊已可從羅德克 (Sandy Hook) 遙望到了。

當時出席議會的代表中，有不少人是反對獨立的。他們認為美洲仍可以與英國通商，同時認為美洲各邦不足以抵禦英人的武力，所以他們主張不要為正義去作冒險。這些人是銀行家、航業銀子、進口商、和擁有奴隸的大地主，他們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更重要。

那麼在獨立宣言上的五十六個簽字者是些什麼人呢？他們是典型的美國人，包括着生長於英國的和外來者，貴人和富人、農夫與發明家、財政家與醫生、基督新教徒、天主教徒和自由思想者，有的讀過一點書，有的受過高深的教育。但有一點是他們共同的認識，他們把大眾的事放在他們私人利益的前頭。他們知道要從英人手中爭回自由，不能不付代價，不能不忍受犧牲。

正當辯論進入激烈高潮時，天空驟降一陣大雷雨，雷聲隆隆，會場情緒，緊張萬分，靜候秘密決定後的消息。雷雨過後，夕陽沉落在西天的金色燦爛的晚霞中，是時反對獨立者知道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熱烈的議員約翰·亞當斯所領導的獨立派已獲得勝利。那些慧人據

爭，願意以胸膛去抵擋子彈。在萊辛頓 (Lexington) 和本克山則 (Bunker Hill)，許多美國人是為了爭取全民應享有的種種不可讓與的權利而犧牲。所以傑斐遜在宣言中寫道：「爲了要獲得這種權利，人民間便組織政府，期得被治者的准許而擁有適當的權力。」

在一七七六年的一天，費城鐘聲齊鳴，慶祝着合衆國的福音的誕生。但唯有懸在賓夕法尼亞州政府大廈圓屋頂枋樑上的鐘却靜寂不鳴。同時州政府在萊維迪卡斯 (Levittown) 教堂屋頂的四周，頒布出命令：「宣布全美一切人民自由。」

傑斐遜在兩天內寫好獨立宣言的初稿。其中所包含的許多觀念並不是他自己的；他的工作是要表達全美人民的思想。從喬治亞州到佛羅里達，全國的愛國人士許多年來不僅談論着這一切，而且要求着同等享有那些「曾經英人近五世紀所奮鬥來的」所有權利。民主政府的學說是英國最偉大的傳統，密爾頓 (Milton)，洛克 (Locke) 和愛德華

惡的反對者將於翌日投票時被排逐於會議之外。

七月二日是一個陰冷的日子，天氣正像是一個人將有重大決定時的心情。許多人心中仍然動盪不安，等到英軍進攻紐約的消息傳來時，所有一切的人才不再有所疑慮地下了決定。在投票開始的一刹那前，凱薩羅德尼(Caesar Rodney)在馬不停蹄星夜疾馳八十英里後，滿身泥濘，趕到會場，更打破一切疑慮和僵局(是時紐約州代表們尚在遲疑)，於是十三州一致通過獨立法案。

約翰·亞當斯後來這樣寫道：「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將是美國歷史上最可紀念的日子。我相信這是子子孫孫應每年視作一個偉大的節日而慶祝的。是應該用一種壯麗的展覽、用閱兵、用娛樂節目和競技表演、用鳴炮鳴鐘、用烟火和彩燈在全美各地熱烈紀念，從今天以至永遠。……我深切地知道，我們要保持這個宣言，要支撐要捍衛這個國家，我們要付出多少財富血汗與辛勞為代價。但衝過一切黑暗之後，我們便可看到狂喜的光芒與無限的光榮。」

七月三日開始辯論傑斐遜所寫的宣言。議會全體均可直接參加辯論，這就等於每人都是批評者與修正者，同時每人也都是宣言起草者之一員。這樣就免除了些議會中議事規則的阻礙。傑斐遜對宣言遭受修改時，雖內心甚感不滿，但修改後確比他的原稿更確切而明晰，其中最重要的刪改是傑斐遜的廢除奴隸制的主張，議會認為釋放奴隸的問題目前難於解決，唯有刪除此點始可獲得一致的通過。

七月四日，這是一個晴空一碧驕陽普照的夏日。午後四時，最後以州為單位舉行投票表決。獨立宣言遂獲得一致的贊成，這天議會最後的行動便是命令將宣言付印，印後分送全國所有的議會機關團體及前線作戰的將士們。

宣言是用「美利堅合眾國十三州共同宣言」(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名稱向全世界發表。這最後四個重大的字「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第一次官方正式使用。

印刷者約翰·頓萊勃(John Dunlop)及其排印工作

者通宵工作，印出許多單面大張的宣言和許多小傳單，次晨即出現在街頭各處，像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號外」。七月六日，賓夕法尼亞晚報最先刊登是項宣言，迅速傳遍南北，一次復一次地重印出來，一傳十，十傳百，十字路口酒館中，到處有人在宣揚。在南加羅林納州(South Carolina)一個名安德烈·傑克遜(Andrew Jackson)的九歲男孩，把宣言向邊陲森林地中的一羣愛國者宣讀。

同時，在費城七月八日的正午，賓夕法尼亞安全委員會委員約翰·尼克生(John Nixon)站在一個木台上對着許多人們大聲誦讀着獨立宣言。那塊地方就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獨立廣場(Independence Square)。大隊的兵士們鳴炮祝賀，隊伍通過費城鐘聲齊鳴，自由之鐘(Liberty Bell)的沉重鐘聲宣布整個大陸及所有一切居民的自由。

七月九日，在今日紐約市政府大廈的空地上，華盛頓將軍用一種大而清晰的聲音向他的軍隊——與強大的英軍相比真小得可憐——宣讀着獨立宣言，連最後一排的新兵都聽得清楚。

七月十八日，波士頓籠罩在狂歡中，十三門大炮一排排地同時發放，萬鐘齊鳴，教堂屋頂鐘樓亦為之搖擺。所有停泊在港口的每一隻船都鳴炮慶祝，各堡壘和砲台中的槍砲一齊發出咆哮。

狂歡的浪潮各處展開，八月十日薩凡納(Savannah)大放煙火，慶祝獨立，並將喬治三世的肖像用一個侮慢的假葬儀付之焚毀。

獨立宣言真正簽字的日期是八月二日。國會所預備的一份用以簽字的宣言是梅特洛克(Timothy Matlock)用極美麗的楷書恭寫而成的。華盛頓的總司令任命狀也是出自梅氏的大手筆。整個宣言係寫在一張紙上，此紙現被視若神聖供藏於國會圖書館。

簽署宣言是一件比七月四日在國會贊成通過該項宣言更危險的事，戰局日趨惡劣，敵軍四倍於華盛頓的軍隊，另外一股敵軍則結集於加拿大。同時受英人鼓勵的美國保皇黨也加入內戰，洩海入侵，誰簽署這項宣言便必須實踐宣言中的勇敢的言詞，以其生命財產及神聖的榮譽為担保

，像是各人將自己的頭顱投進一個圈套中留待日後以叛國的罪名被判罪。當漢科克(Hancock)說「我們將一齊被處絞刑」時，富蘭克林(Franklin)譏諷地答道：「否則我們將個別地被絞死。」漢科克以花字的筆書簽完名後說道：「英王不用戴眼鏡都可以看得清楚了。」約翰·亞當斯細察當日所有簽字者的臉色，從巴勒弟(Josiah Bartlett)第一個繼漢科克而簽名者)起，到最後一人新澤西州的凱拉克(Abraham Clark)止；有些人表示得很冷淡，有些人顯得很勉強。但亞當斯却驕傲地說，他從各人的嚴肅的臉色上，看不出有任何人是懷有恐懼的。

有些從前投反對票的人現在都勇敢地改變了他們的原來意向。有些人曾為李氏獨立法案及傑斐遜的獨立宣言作英勇的奮鬥，現正服務於軍役中，未能趕到簽字，數月後始行補簽。有些是七月後被選入國會衆所周知的愛國者也都被允許簽名於這宣言上。這歷史的文件從此永垂不朽。

當豪威(Howe)將軍的軍隊似將攻陷費城時，宣言的簽字者國會議員魯許(Benjamin Rush)，這樣記述道：「惟有簽署並承認獨立宣言來保護國會使其得免於瓦解。」要獲得法國的同盟與援助，這宣言的關係極大。它使全國團結，並分解敵人。

這不朽的文件曾有過四次為其本身的安全而被藏避起來。第一次是在一七七六年十二月，當英軍威脅費城時；第二次是在一七七七年九月，當英軍在布蘭德溫(Brandtwinne)和日耳曼城(Germantown)戰敗，國會撤離費城時；再一次是在一八一四年，英軍進佔並火燒華盛頓時；一九四一，當德日與美宣戰時，這宣言被密藏在肯塔基州克諾克斯(Knox)。

現在，僅除了憲法而外，它是國家最神聖的紀念物。全國海陸軍人員以永遠護此宣言為榮。歷年來每年當國會圖書館開放時，人潮川流不息，瞻謁此一神聖紀念物。

宣言的墨跡已經退色了，反喬治第三的種種虐政均已退色無跡，但序言中宣布人權的一大部份仍然存留着。這在今天看來比一七七六年更覺其珍貴與需要。因為在今天世界的其他部份專制更甚於當年。自由是屬於我們的，但這宣言提醒我們自由應屬於全體人類。我們要使它普遍到我們自己的國家，到我們的每一州，到我們的故鄉和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上。我們更要把這不朽的文獻中所包含的精神推廣到我們的鄰邦以及全世界。(譯自Reader Digest)

馬歇爾計劃的成敗關鍵

以成譯

目前正在積極推行的馬歇爾復興歐洲計劃，雖則多數人都寄以厚望，但能否達到預期的目標，仍是一個問題。由於下述的幾種原因，可能使馬歇爾計劃的前途，遭受到意外的阻礙。

第一，由於美蘇冷戰日趨劇烈，足使計劃中用以建設十六國平時國民經濟的物資和金錢敗化在國防及軍事上去，因之原定恢復並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目標就不易實現。

第二，由於一種短視的民族主義思想在歐洲盛行，使受助國家如英法各國將自己的利益置於全體利益之上，這便各國之間難獲和諧的合作，增加了推行的困難。

第三，由於美國人民和國會沒有充分了解馬歇爾計劃的真義，他們僅把它當作一種臨時的緊急措施，而沒有看作是一種具有世界性、永久性的經濟、政治、軍事及道德各方面結合聯盟的開端，所以他們仍不能完全打破傳統的孤立主義思想，無形的阻礙了計劃的推行。

第四，由於美國人過分重視自由企業的觀念，甚至對於某些願意實施計劃經濟的受助國家也希望他們能用自由企業的方式來辦理，這當然會使受助的國家感到躊躇而影響計劃的推行。

第五，由於當前東西歐洲的分化，致彼此間缺乏明瞭的貿易政策，也使馬歇爾計劃的理想不克完全實現。這是因為美蘇兩國互相猜疑對立，促令一般人意識到西歐物資若是大量的流往東歐，就是在直接或間接增強東歐集團的侵略力量，在這種觀念下，自然不易使東西歐洲間的貿易獲得正常發展。其實，假如西歐國家完全切斷了對東歐的貿易，必定要使馬歇爾計劃不能徹底實現；反過來說，東歐國家若是切斷了對西歐的貿易，也必使莫洛托夫計劃遭受莫大的打擊。因為東西歐國家在經濟上的依賴性太大，所以馬歇爾計劃能否成功，發展東西歐洲間的貿易是一個重要條件。

上述五點，雖然彼此都有相互的關係，但其餘四點都很容易看出，要克服也比較簡單，只有第五點，問題最複雜，關係也最大：不僅是歐洲復興前途的暗礁，也是馬歇爾計劃的致命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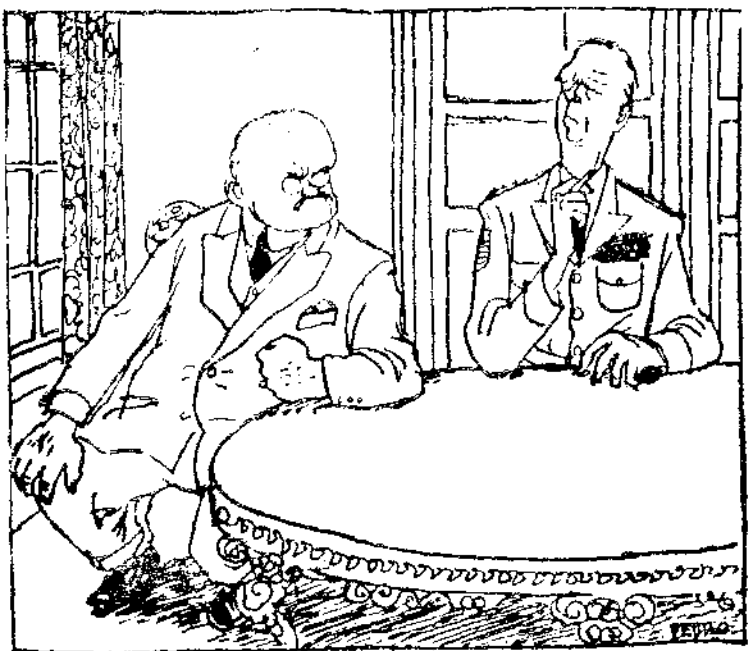
東西歐洲在經濟上依賴的程度究竟到了什麼地步？彼此間貿易範圍的深度和闊度又是如何，實有加以說明的必要。通常由東歐輸往西歐的商品有：食糧，木材，紙漿，皮革，鐵砂，銅，鋅，鉛，鎂以及其他的金屬或礦砂等類的原料品。由西歐輸往東歐的則多是製成品或半製成品，像紡織品，機器，電機器材，合金，燃料，收音機，打字機，照相機及其他消費品等。

就現在的情形看來，若將蘇聯列入東歐集團，美國列入西歐集團的範圍內加以統計，則每年由東歐輸往西歐的商品數量，價值幾達七億美元，由西歐輸往東歐的更及十二億五千萬美元。就是撇開美蘇兩國的數量不計，從東歐輸往西歐的也達四億六千五百萬美元，由西歐輸往東歐的則在六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左右。

以東歐的食料和原料來交換西歐的製成品，這是歐洲各國間的一種凝聚力，也使歐洲構成了一個經濟整體。雖則東西之間在思想和觀念上有着極端的分野，但這種經濟關係却可超越一切，所以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東西歐各國間所訂的貿易協定，幾達八十種之多，實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

如今美蘇任何一方若以軍事性的外交措施來切斷這一般貿易的洪流，必使雙方都蒙受極大的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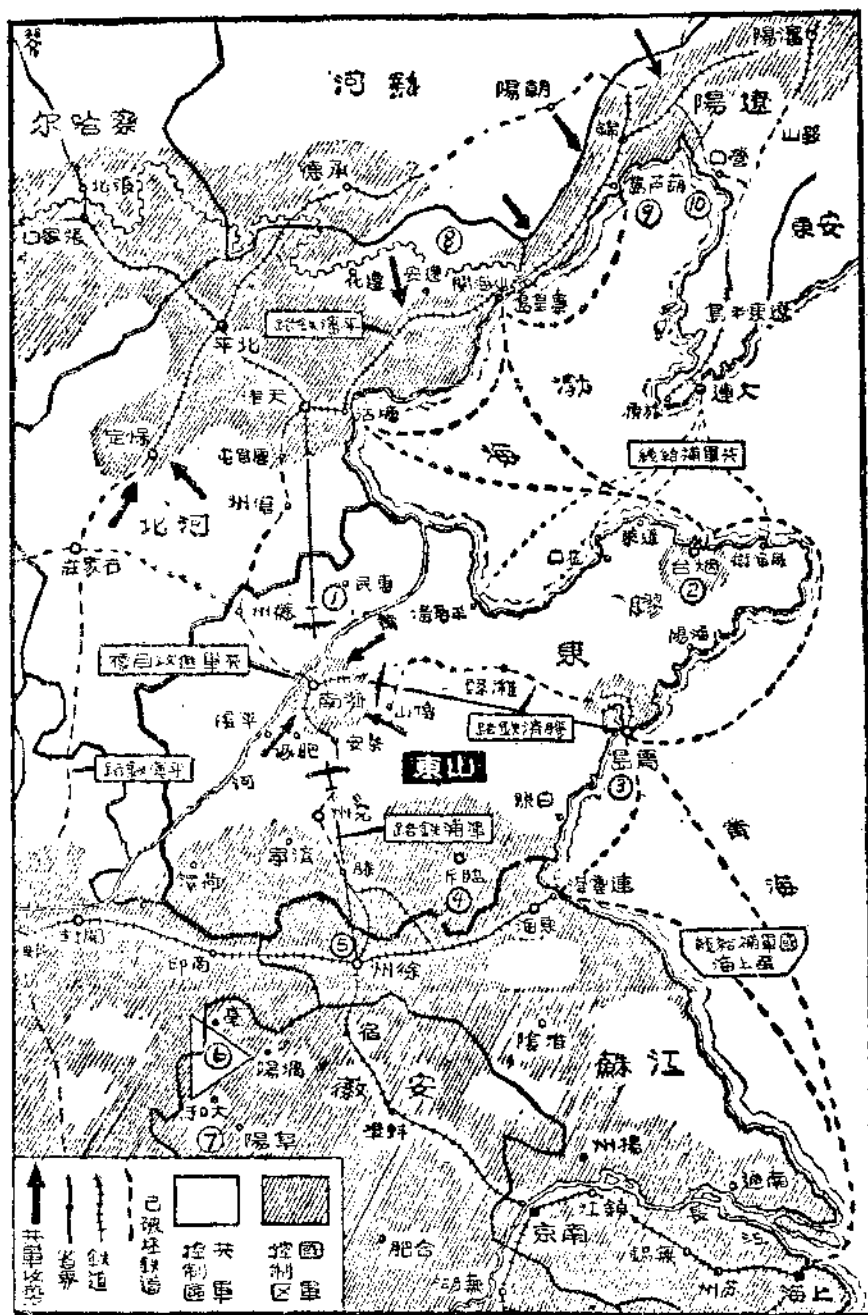
在美國方面，首先就要設法補償西歐國家每年從東歐方面所獲數達五億美元的糧食及原料。有些美國本國不能供應的物資，尚須撥款給各國自行去搜購。甚至還有些物資像小麥及銅，鉛，錳等類的金屬礦品，除了東歐國家以外，還是不易在他處或者無處可求得到的。



★ 莫洛托夫說：「蘇聯政府極願討論任何有關美國外交政策轉變的問題。」

其次，在一九四七年西歐國家輸往東歐的商品，數達七億美元，而且輸往的數量還有繼續增高的可能，若一旦東西間的貿易停止，則十六受助國家及西歐區域又向何處去推銷這諸大數額的商品？為轉向其他區域像南美等地去求銷路，則那些國家也都缺乏外匯，沒有力量能夠承受西歐輸往東歐那樣大量的商品。

所以我們可以說，切斷了東西間的貿易，就破壞了整個西歐的經濟體系。西歐的人民必須仰給東歐的食糧，缺乏了東歐供應的煤斤，許多工廠就要關閉，否則就要耗盡他們現有的少量外匯，用以換取美國昂貴的煤斤。沒有東歐的金屬品像鉛、錳等類的物資就無法將原鋼煉成合金。更重要的是西歐國家若是不能保持目前的鋼鐵生產量，整個的經濟情況，不僅無法改善或復興，而且將陷於窘困的境地。



最近華東戰場圖解

(迄於八月十日)

黎敏斐繪

圖中圓圈內數字為：(一)共軍總司令朱德到此開會，討論攻濟南計劃。(二)烟台海軍封鎖共軍海上交通。(三)青島空軍基地對濟南戰局有重大幫助。(四)臨沂為徐州外圍之國軍據點。(五)徐州為國軍機械化兵團駐在地，將為增援濟南之主力。(六)陳毅部主力自中原會戰後竄抵此三角區，其行動企圖刻尚未判明。(七)最近克復之皖西阜陽。(八)冀東長城北南一帶，共軍出沒破壞關內外交通綫平瀋路。(九)葫蘆島為國軍補給海港，對遼西走廊有重大作用。(十)營口港傳國軍最近有登陸消息。

(轉載自香港星島日報)

同樣的，我們來看東歐的國家，情形也正相同。若是一旦停止對西歐的貿易，則東歐國家目前在經濟建設方面所獲得的重大成就就要立刻遭受嚴重的損害。

蘇聯對他的鄰國又有什麼助力呢？由目前東西間的貿易情況來和戰前比較，蘇聯對東歐各國或者能稍有幫助，但這種力量仍屬有限。在一九三八年德奧兩國從東歐八國（除蘇聯）輸入的商品達各國輸出總和百分之三十四，德國輸往八國的商品也達各國輸入總和百分之三十四。至蘇聯對東歐國家像捷克和波蘭兩國的貿易額雖已由一九三八年百分之十的比額增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的地步，但蘇聯若要取戰前德國的地位而代之，殊不可能，除非在現行的五年計劃完成以後，或許還有希望。

蘇聯對她的鄰國，不僅助力有限，而且有些為各國所缺乏的製成品及重工業器材，蘇聯本國的需要亦正殷切，和各國一樣的，希望能由西歐輸入。

鑒於上述的事實，美蘇兩國現正企圖減少東西歐彼此間在貿易上的依賴性，希望各自建立一個自助的經濟系統，所以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國家都在實施二年，三年以及五年的經濟建設計劃。由美國扶助的西歐國家也在獎勵食糧和木材的生產。不過雙方的企圖都不是短時期所可實現的，有些方面甚至沒有實現的希望，因此東西間的貨物交流仍非繼續下去不可。

實在說來，東西歐洲間的貿易問題，應該從經濟的基礎上求解決，而不應望息在政治的真空裏，尤其重要的是不應該跟隨美蘇關係的改變而轉移。現在有一部分人士認為若是東西歐洲間的貿易能獲正常的態度，必可使美蘇兩國容易接近，從而足以減輕或緩和當前世界的危機。

另一種相反的思想，則認為必須美蘇兩國能逐漸消除雙方在觀念上，外交上以及軍事上的分歧點，然後才可建立整個的歐洲經濟體系，全歐經濟體系一建立，東西間的貿易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不管兩派的說法怎樣，我們必須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就是馬歇爾計劃成敗的關鍵，繫於東西歐洲貿易的溝通一點上。

(摘譯自七月號聯合國世界月刊)

一個打胎專家的自白

★室料資刊本★

在這一「生不得，死不得」的亂世，知識份子爲着家庭負擔與生活困苦，常面臨「打胎」的難題。從道德上說，「打胎」是不人道的，從法律上說，「打胎」是犯罪的。可是從實際說來，一個社會，一方面把人們推入飢饉的火海，另一方面又以法律與人道要他們磨折自己，和未來的小生命，這樣的社會，決難久長。我們從人道的立場，反對「打胎」，但現實教訓我們這一大問題不是反對可了，應該加以考慮，也爲這一原因，我們譯載這篇有價值的文章

編輯部

美國在去年有百萬孕婦曉得打胎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大多數都因庸醫或助產婦而招致了生命的危險。

關於這方面我是清楚的，因爲我是一個醫生兼打胎者，假使有人說我的所爲是犯罪的，而我却相信用偏見對付迫切問題乃是社會的恥辱。十六年來我是打胎的手術師，但却未害死一個人。我聽到也讀到許多關於婦女們死於醜惡之地，屍身順河漂浮的故事，都是因爲愚蠢的她們解決困難不得其人。我以爲每一個例子裏都有社

會的原因存在。

打胎是一種困難工作，需要專門家——以我自己來說，就是致力研究多少年才當了這方面醫生的。雖說有的普通醫生爲增加收入也從事這種業務，但他們是不合格的。我不是爲收入才幹這一行業的，但當絕望的，急需的和無助的婦女們以她們的問題找向我時，問題的各方面對我都有很大的興趣。關於保持無數人的生命，精神和前途，我以爲是一件光榮的事。

正與一般人的想法相反，多數想打胎的婦女，並非因爲婚前「失足」才打胎，我所經治的病人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已婚的婦女，而且都是有了幾個小孩的母親。近幾年來，很多出征軍人的太太，以丈夫出征軍旅，自己孤守在家不堪小孩之累而從事打胎，當她們走進我的診所時，差不多都是半死狀態的。我常常告訴一些有先見的父母，請他們保持他們的小生命，不要作這種不得已的想法——經勸說後，有的就自動回去而不再來，這點時常使我感到安慰和快樂。假若她們堅持着要那樣做，當我完成對病人的醫藥檢查之後，我們就訂立一個施用手術協定。因爲打胎是一個嚴重的關頭，如此，可以讓她們有一充分時間考慮一下，別以爲那是輕便易舉而魯莽從事。我的診所已經完全成爲一新式職業機關，門口掛着一個小方塊牌子，我的同行們是不肯這樣做的。

目前的美國，雖有法令限制打胎

，可是打胎的事實却在秘密的實行。許多人都認爲關於打胎的規定是不合理不切實的，許多社會上的領袖——醫師、教育家、社會工作者——以新的無偏見的眼光，正計劃着怎樣能減少打胎的必要，無論如何，這種工作還沒生甚麼效果，一個想打胎的婦女仍不能打消其原來的念頭。在產前，孕婦的身體總是不靈便的，精神也都是不滿的，或是顯出對事情恍惚的樣子，受亂倫或強姦迫害的婦女更顯出或多或少沮喪。但愈是在這種情形下醫師們愈能得到不正當的收入。

最近有一個青年退伍的步兵來到我這裏，他摯愛的妻子已懷孕了，但他們都怕有小孩，自從曉得我是一個專門醫生之後，願出任何代價爲她醫療，但要分月支付。按一般情形說，在未找到合適醫生之前，他的朋友都會告訴他們當心，但要他們介紹一位合適的醫生時，差不多都是提說些不三不四的名字，並警告那些人雖不懂醫學，但醫術方面却很有把握。他，也是這樣，有一次他從城外很遠的地方去接一位「庸醫」，路上，一個會來過我這裏看病的人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他。當我講出診療費用之後，他驚訝起來，爲了不要醫藥費，他不自制的說：「到這這裏醫治，比我收生婆用的錢還要少嗎？」手術施行過後，他險部的表情，比講價錢時還要顯得

驚愕。

明顯的，我是不拒絕病人來找我的，從打胎方面，我可以說就沒有賺到甚麼錢，有時還把一張銀行支票遞到病人的手裏，因爲我是不願收納一個因哺養不起小孩子，而求此打胎的人錢。可是我的同業們當一個婦女不論因甚麼理由要求打胎時，他們都可以爲她動手術，藉此多收一筆醫藥費。在法律上講，這樣的醫生和藥劑師是有罪的。

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家境並非小康的婦女要求我打胎，當問及她服用過的藥品時，她說在受孕以前曾服用過伊高特（Iodo）和奎寧丸，因此釀成出血。就和其他人一樣，她以爲出了血就可以把胎孕打下，最後發覺並未如此。這樣拖延了四個月也沒有找到合適的醫生，但也不敢把問題向別人申說，最後她到一個較大的城市裏去找收生婆打胎，因爲沒啥結果，才又找到我頭上來。從這些情形看，使我深深感到在婦科醫生中，應有人專門從事產科。

因打胎而死亡的婦女所以那樣多的原因，就因爲施手術的人既非專門助產師，有時，甚至連醫生都不是！職業護士，醫院助理員，或專門行騙的傢伙們都認爲打胎可以很快的賺到錢，至於病人健康當然是不爲注意的。孕婦願意求助於庸醫，正和社會上仍以打胎醫生是有罪的而限制正當

的打胎一樣。很多人因恐懼而脫離這行行業——年輕的醫生們，都富於理性，更是不想冒險，因此死亡的人數不見減少，喪鐘的聲音仍是那麼響亮。

東部的某大城市裏，居民有幾百萬人，但有名的打胎醫生不過五個人，可是不正當的營利者，倒有幾百個人，這些傢伙手術既不高明，又以病人為孤注，其罪甚大。他們不敢用也不知用麻醉劑，他們的醫藥知識有限，常發生意外的危險。血毒病和傳染病很容易從有細菌的設備上經過醫生的手傳染過來。死亡、不妊、排經疼痛，或子宮變形都是可能的結果。

所有來我這裏的打胎者都施以靜脈麻醉，我的主要工具是環形頂端鋒利的挖匙，用以刮去子宮裏的附着物使其清潔，包括受精卵子附着的區域。當那些東西刮去後，打胎手續就完成了。當病人休息過一個小時之後，既無痠痛也無何痛苦，在這期間並不出血，因此很容易地使她發生懷疑——打胎手術是否已經完了。

有時當病人回到家裏之後，感到痠痛現象，猶如在月經期一樣，這乃是防止溢血的自然現象。雖然有些時候病人擔憂着招出其他病症來，但無論如何，我也要知道病人的一切是否正常，小心翼翼的照料她，直到她完全復原為止。無論手術是如何的簡單，打胎就和其他外科病症一樣，都是

非常危險的，不用挖匙或不經過挖刮的手術是不成的。雖然很多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施用麻醉藥品。但專家們認為對懷孕三個月的女人是非常危險的，超過了這個時期一定要用接生的辦法，因為小孩的各方面差不多都已經成型了，再照那樣做很容易招致流產，小孩帶着胞衣一起分娩。來到我這裏的婦女，其中大約百分之七十五的子宮都可稱為不正當的，和其他複雜情形的，此種意外都是由於過去不正當的打胎。

讓不合格的醫生對孕婦施手術，和以鋒利的剝刀交給瘋人有同樣的危險。根據經驗說，我每天動三次手術，每星期工作六天，大概每週可完成十八個手術，也就是說一個月完成七十二次。我在十六年專門行醫期間，已完成了三、四、八、四、四、次手術。但沒有一個病人是因此而喪生的，我感覺那些面孔都值得我驕傲。的確，我過去所做的都是對社會有益，對人類有貢獻的，並沒有一點點犯罪處。

我希望今後社會能負起責任，喚醒人們對打胎的認識——正當的打胎、專門的管理——保護人類的發展，援救每年幾千婦女的性命。我虔誠的這樣希望着，但是，我很懷疑它的實現。

(摘譯自八月號 PAGEANT)

科學小品

魚睡覺嗎？

養魚池的管理員說魚類有她們特殊睡眠的方法：魚和人睡覺的形態不同，魚類中有眼瞼的並不多，因此她們是張着眼睛睡覺的。研究魚類生活的專家，認為魚類停止了活動之後，其他感覺就完全沒有了，這也就是她們睡眠的時期。從實驗裏知道，漁人常常可以在養魚池中不費事的攫取熟睡着的魚兒，他們說假若你有耐性，這倒是極簡便的捕魚方法，正當她睡着的時候，一下子就捉到了。

何種語言最難學？

根據伯萊茲語文學校董事伯萊茲 (C. Berlitz) 所說，任何種語言也沒有比西班牙比斯開 (Basques) 地方的土語難學。除

非你是生長在那地方，另外學習這種語言的機會是絕少的。比斯開語每一個時態都有一完全不同的範例。而且語調隨着言辭實際上是分不出抑揚頓挫的。伯萊茲把愛斯基摩語列為第二難，俄語第三難。他說華語和日語的困難情形正和一般人的想像相反，是比較容易的，但最容易的語言也是西班牙語。

香蕉為什麼不能裝罐頭？

奇克塔香蕉公司 (Chiquita Banana)，從無線電中告訴顧客說不要把愛吃的熱帶水果放在冰箱中，香蕉是水果中最不易存留的，隨便你怎麼裝置，都會妨害了它原來的樣子，切斷和捲裝，它都會變成糊狀的液體。當香蕉熟了之後，細胞膜內的澱粉就變成一種溼軟且甜的東西。假若把它們煮了裝罐頭，則會變成一團麵糊狀的東西，冷藏起來也會

得同樣結果。

一枝口紅能用多少次？

美國某調查化妝品的團體，關於一枝口紅的壽命曾試驗過多少次，據他們的報告說，一枝口紅可以在二百個不同的口唇上塗擦，他們說職業婦女差不多每天要塗五次或六次，主婦們則較少些，常常是兩次。青春期的少女白天連晚上塗擦十次至廿次是並不稀奇的。

蝗蟲為甚麼要吐出黃汁？

專門研究甲蟲的動物學者，把蝗蟲吃東西時分泌的那種幫助消化的液體叫做黃汁。蝗蟲吐這種液質是要把敵人嚇退，但它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好用。甲蟲學者說，這種情形祇適宜於遇到較小動物時，這種液體對於人類，昆蟲或其他動物都是沒毒害的。

(資料室譯自Pageant八月號)

通訊版

轟動漢口的集體強姦案

漢口通訊

隨着宜昌吃緊，政府大員羣集廬山，長江一大口岸上又出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那就是本市的舞會強姦案。這次強姦乃是抗戰結束後繼東北，北京各強姦案之後的又一次可恥紀錄。記者費了幾天的工夫在各方探詢，得到了案情是這樣的：本市鄱陽街景明大廈的主人是美國汽油公司代表人喬治林肯，與非籍籍琴師塞拉芬，以「歡送舞會」為名，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密議這次醜案的演出，其中參與計劃的中國人有琴師的姘婦張月明，三教街美宜琪紅茶房頭小胖子，門後劉仲賢，妓女曹秀英等。

歌廳舞場的茶役頭——小胖子，他的花言巧語，把舞女、歌女、名人太太、小姐共十餘人，都在「某大公館視聽室」舞會，客人多半是富商巨子」的誘惑下，於本月七日下午九時前統統的騙進大樓的第五層上。主客到齊後，蓬拆起來，雖然有人發現與會的男客卅餘人是美國空軍，情形不大對，想中途辭脫，但怎耐得幫兇們的勸阻呢。其實就是想逃，在茶役們的預謀下，房門老早就鎖了起來，那裏還逃得出呢？十二時後，牆板上的燈光突然的熄掉了，在一陣慘叫呼號之後，據事後所知：那附近各房子裏的地板，或沙發上，除剩有脫落的頭髮，失落的髮夾，及撕破的衣褲之外，僅有幾個被難的婦女跪在地上，哀求警局的人員不要拍照，至于那些獸行扮演者，早賴美式配備的保護回去了。

這事發生之後，漢市的居民把它當作第一個大新聞，警察局長任建鵬忙於計劃抓人，市府秘書長孫際且曾以私人資格致函司徒大使及傅溼波顧問，最近的消息是派出女警按照已知與會的名字分別往各女客家中作私人訪問，並請儘量提供罪證事實以憑依法辦理。依十三日的消息：奉線人張月明、小胖子、劉仲賢、曹秀英等均已拘捕，首先向警局報案的歌女莎利及首先接到請帖的歌女熊傑和視秋都會被傳訊。但結果如何呢，警局的任局長除承認景明大樓舞會的事實外，却說「其中必有不肯之徒企圖擾亂社會秩序……」因為當局對這件大丟中國人臉面的案子保持沉默。加之有人說大樓的主人喬治林肯于昨日並未辦理離境手續已突告出

自桂林到柳州

當我們約定七點半鐘抵達火車南站的時候，車站裏已經擠滿了黑壓壓的一簇人；但月台上還靜悄悄的沒得聲音，一個荷槍路警在那裏踱着方步，清晨的陽光橫斜照來亭長影瘦，顯得那方更形寂寞。桂林開柳州的第十二次車本來是在八時半由桂林開行，但今晨由衡陽來的誤了點，到九點鐘才到站，那些乘客從木柵裏湧出來爬上了車廂，然後向南開走的時候，已經是九點十分鐘了，我們本來想搭二等臥舖，然而想盡了辦法總買不到一個舖位，後來還是在人堆裏參加競賽，拚命的搶得了一個二等位。車廂

廣西通訊

裏已經沒有一個空隙，環顧左右，都是陌生面孔，怒目突嘴，表示對我的貿然加入有無限的憎恨，其實那股汗臭夾煤氣而來的惡味，真使我壓壓欲嘔，不願再坐下去。

餐車裏的飯不能盡量給乘客供應，某君到遲了一步，他遞名片，講人情，然後才得一碟油鹽炒白飯吃，十一萬一碟，想加菜沒得，草草吃完了事。回到原座，見鄰座兩位太太正在捧起一大海碗飯吃，上面有的肥肉豬肝青菜，有人問她那裏來的好東西？她答：「我和賣飯老二熟呢。」大家禁不住笑了。

湘桂黔鐵路路政在全國鐵路中算是最好的了。記得廣九路有人將乘客們喻為「魚」，魚有四種：一曰「黃魚」，是坐在車頭車尾或材料卡內，花了錢沒得票者。二曰「白魚」，是站長站員的至親好友，不但車是白坐，飯又白吃。三曰「紅魚」，硬打硬的花錢買票，自然這些人是最多的。四曰「黑魚」，是剛進城的鄉下仔，交錢給車上的練習生，換得一個位子，以為可以安枕無憂了，誰知查票員來到，要趕走下車，弄得如啞子吃黃連，掏腰包再給一次，自己還不知所云。

談笑間車子已經到黃冕到鹿寨，一路上都是禿頭的土嶺，到鹿寨才看到綠幽幽的蔗地，真是童山濯濯，荒地實在太多了，沿路兩旁田禾，葉子枯黃，據說雨水不均。這些「望天田」，三天雨便成災，三天無雨便成旱，露天吃飯真是難啊！

到了黃冕，車站外滿是西瓜、玉米、雞蛋……西瓜才二萬塊錢一斤，大家都買一兩個，聊以解渴。同時從柳州來的雪條，也在車上兜售了，真是應有盡有，我們好像從貧窮的地域走進富裕的門檻。

到柳江北站，是六點鐘了。從這裏進城的有三種交通車：一種是鐵路局的交通汽車，車票六萬，價錢固然便宜但要搶得擠得

，年青力強的後生哥才買得票上得車。如果你三五成羣或一家大小的，就乾脆的坐馬車吧！價錢普通是五六十萬，問題在看你行李多少。黃包車也有，不過價錢就貴得多了，我們搶購得汽車票，虎虎入城，總算快事。

柳江橫臥斜陽裏，夜霧蒼茫，江上燈輝倒映，笙歌繚繞。江上的人逐着聲，逐着色，醉生夢死。柳州街頭的人雖然不頂擁擠，但大酒家大冰室裏川流不息，二千萬一席酒不算貴。你還未看見商行老板打麻雀用金條計籌碼的豪氣呢。旅館房錢最整腳的也要四十萬起碼，但門口却常常掛起了「客滿」。街上賣雪糕的人在沒命地奔跑叫，雖然便宜到一萬塊錢一條，但食雪糕的人都嫌他不够冰涼。這世界甚難撈，所以少數人在走向暴發戶，許多人就撈不到吃。

吃的，住的，柳州比桂林闊綽舒服，但是價錢要貴一倍。有人把桂林當作一個十足的鄉下姑娘，柳州是已經穿上了旗袍，燙了頭髮，擦起胭脂的村姑，雖然狗摩登了，但是還帶些土氣，比如說：馬路遠年未修，和桂林的一樣怪石嶙峋，骨節畢露，這不是一等一摩登小姐穿上一雙草鞋嗎？

柳州是一條鐵路，三條公路與一條小路的匯合點，所以每天

來往的人很多，河南便成爲四方雜處的區域，這半年柳州的烟案，竊案都由那裏發生。近來搶案更不絕如縷。上次驚天動地的搶金鉅案，現在還沒有破案。後來還繼續不斷的發生，老百姓提到搶字，簡直人人自危。

不過，這年頭大家都以搶爲絕技，你也搶，我也搶，何止搶金的賊子而已。譬如說：做生意的搶得更利害，老闆們挖通耳朵，一得到消息便到處去搶，去搜，近來物價起得兇，大家都向市場去搶，只要你大拋拋出，馬上有人要，而且搶着要，結果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人敢放，拼命地抓緊，於是越緊越搶，越搶越緊，興波作浪，實在被搶的是升斗小民。

其次是電影院搶映片子，看電影的人也要搶購戲票，早去定位，否則便要向隅。至于歡樂場中因爲搶妓女而動武打架，弄得雞犬不甯，實在害人不淺。

柳江縣長章瑞霖是最近從平樂調過來的，到職不過二月，他在街上建築一座「知過亭」，每天早上七點至八點鐘的時間不分晴雨的到亭裏，等候來求見的老百姓，聽取他們的報告，爲他們解決問題。有人批評這個做法太封建，其實只要真正爲民衆解決問題，章縣長大可好自爲之。柳江縣府計劃四大建設：一、修復

柳江鐵路，二、建築河堤，三、修築三合土馬路，四、辦理三萬畝的縣合作農場。這些都是大建

汴垣在蘇醒狀態中

河南通訊

傷了三個人。

開封經浩劫之後，要復甦過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幾天來，常常刮風，風熱而臭，血腥的味道令人作嘔。「老開封」的人們大嘆開封變了，的確，在這次大戰下，一個名城被毀滅了，「鼓樓沒有了」，相國寺的山門平了一條長長的鼓樓街，找不到一點像昔日那麽美麗的德國槐，由省府大門一直到最後，找不到三間完整的房子。街頭淒涼得像在冬天，商店大都關了門，也正因为大商號不開門，小攤販是應運而生，但都是貴得使人不敢問津。倒是一些冷食品的生利市百倍，西瓜五十萬一個，但是吃的人還是大有人在。經過了「復原」，進展並不太多，秩序還未穩定。警察奇缺，但是臨時警察十分多，他們沒有制服，只消在臂上縛上一個警務處發給的服務證，便可在街上督促一切。

直到現在街頭上的戰時用品還沒有移去，看將起來，實在觸目驚心，有些人很不經意的拿了玩，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會不出事，上次三聖廟後的人字院子中被投進了一個手榴彈，當時

設，不知計劃在那一年才可以完成？（亦民）

在目前最困難的是學生與公

教人員，學生們在共匪入城的時候，除了穿一條褲子一件襯衣外，別的什麼也不會拿而隻身出走，到現在，受了千辛萬苦的跑回來了，家毀了，學校炸了，自己的東西爲老百姓搶了，失學以外，一切都吹了，飢餓，沒房子住，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沒有方法維持，幸而中央在這次撥發的救濟金中，有三百萬發給學生，每人給了二百萬的樣子，但是這一點

的錢，除了大家感謝中央軫念以外，連吃十天也不夠，我們十分想，萬一他們挺而走險，將引起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在報紙上，他們看到了在南京設有臨時中學，每個學生都寄以極大的希望，恨不得立刻到南京去。在街上，整天你可以看到大批的學生在街上愁眉苦臉在踟躕，口中吵的

總是一「南京」，「臨時中學」，「路費至少得五百萬」，「到那裏是不是立即有飯吃，有地方住」。聽着這些語句，我們只覺得傷神。東面的火車遲遲不通，有幾個錢的學生錢也會化光的。在目前開封中等學校是不會開課的了，除了我們看到維新中學有復課之意以外，其他的學校根本在本學期不打算復課了。開封的人民普遍的是窘困，食物燃料很不易買到，誰也不會想到開封會有這麼大的困難。

在國軍入城後，在以前住在開封的散兵游勇，常藉詞勒索，強迫百姓賠償他們的損失，引起一般人的反感，幸而駐節汴垣的軍隊，因和開封有過密切關係，十分愛護人民，竭力清除這些敗類。最近，河南大學準備南遷了，普臨電氣公司在查獲，劉主席下令整頓市容，許多小學已開始復課，幾個報紙以號外姿態出現，一切開始在蘇醒，不知道明年今日的開封是不是會恢復到去年的期望，且待事實來證明吧。（華）

廣告刊例(定價以金圓爲單位)

地位	面積		
	全	面	二分之一
底封面	一〇〇	五〇	二五
底封裏	八〇	四〇	二〇
			六分之一
			一三



沉默之聲：保爾·梵樂希 紀 弦

——「詩的法蘭西」第一章第二節——

被稱為『沉默之聲』的保爾·梵樂希 (Paul Valéry)，生於一八七一年十月三十日，現在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

梵樂希是馬拉美的直系，法國最完全的詩人中的一人，正統的象徵派，和在世界文壇上最受人們尊敬的現存偉大且純粹的天才之一。

一八九四年，梵樂希從蒙帕里哀到巴黎，住在該·紐沙克街的一隅。在他的房間裏，懸着一塊寫滿了代數方程式之類的大黑板。那間房子是十分狹小的。就在那個時候，他開始經常參加馬拉美之有名的『火曜會』，和象徵派的人們過從甚密。

梵樂希在未到巴黎之前，從一八八九年，就開始投稿了；約十年間，他給當時各著名的雜誌，寫了不少的詩和論文。

梵樂希除了寫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埋頭於高等數學之純粹理論和音樂原理之研究。而這，乃是用以培養一個理智的詩人的心靈之花的日光與水。

其後，約二十五年的悠長歲月，梵樂希是完全離開了文學界，連一行的詩也不發表了。

於是，關於梵樂希的隱居生活，發生了許多莫須有的謠言，在文人的羣中，紛紛地傳說着。有的說他去過魯濱孫的生活了，漂流到一絕海之孤島，在那裏他耽於有關哲學、建築學、數學之原理的書籍之閱讀；有的說他藏身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中。

可是，這一類的流言，到了一九一七年，當他的詩集『年青的 Parque』、『短詩』、『蛇』、『海之墓場』等陸續出版時，也就自然而然地消滅

了。由於這些精練的詩集的出版，遂奠定了梵樂希在詩壇上極崇高的地位。他的每一詩行都是法國語言中的黃金，燦然發着永恆的光輝。

二十五年的沈默！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相信一點：梵樂希在這二十五年之間，對於他自己的心的態度，試行了嚴格的反省。透過數學、音樂、言語學等的研究，他探求他自己的方法和體系。他自覺他的才能，他探究應以如何的心的機構方能到達表現。

他的『雷奧那獨·達·文西方法論序說』及『與泰斯特氏一夕談』，是論述藝術之內容的方法論的；他以『知性』為藝術創造之原動力，把握一切可能性，成為完全的一體系，同化一致於其他所有一切的睿智，於是乎，發見了藝術之普遍性與永恆的法則。可是，更進一步，認識這些精神活動和集中一切享樂，立於完全的知性之頂點，則其極致，亦必然的到達否定。他在此種場合，必須容認一切的相對性，關於這嚴正的藝術構成之過程，他說：『文藝創作，乃是儘可能地，把受了判教的精神之膨脹為克服現實之種種抵抗而消費的言語這一機械，最堅實地和最精巧地構成的一樁事。爲此之故，作者常對自己要求分裂。』這個理論，有梵樂希自己的詩為證：

判然的火

住在我的內部，

我冷靜地看着

悉皆照明了的強烈之生。

論到梵樂希的獨創，萊非布爾·F (Lefèvre) 如是寫道：『對於梵樂希的作品之考察，乃是基於他的客觀性之強烈的擴充之一種獨創。那雖則是特異的，但於帶有普遍性處，可以窺見其知性之高度。』無論如何，梵樂希的知性，目的不在使獨創產生於對象之角度。由於他的知性之擴充，不過是在方法論上發見了一種普遍性而已。這將是梵樂希的一大功績。因為我們看見，蒙着面紗的模糊而神祕的文學上的內容之諸機構，已被暴露於陽光下，經由梵樂希的巨手，一一加以分解，使批評家在這事實之前，不由得放出了驚異之聲，而一致地微笑起來了。

關於藝術之表現形式，梵樂希說：『藝術以其規約妨礙詩人靈魂之飛躍。因此詩人必須在一切言語中探求反抗的價值。』而在肯定藝術之諸法則為正確的一點上，他甚至帶一種革新了的古典主義之傾向。

除了馬拉美之外，給與梵樂希以甚大之影響的近代詩人，還有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梵樂希繼承了波特萊爾的『萬象交感』之理論，更發揚而光大之，使其內容愈益豐富。

拜拿·法伊 (Bernard Fay) 在其所著『現代法蘭西之文學』(Panorama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之論梵樂希的一章中，對於這位知性的詩人，可謂推崇備至：『梵樂希以其「力」——他的忍耐——與「天才」——他的孤立——征服了一切：新的且魅惑的秩序；喚起的且同時是美麗的言語；深遠的且確實的思想；以及為光明所陶冶的感受性。無論在什麼文學裏，都沒有類似的例子：他的成就是空前的。』

梵樂希是屬於全人類的，一個獨自高揚的沉默的聲音。